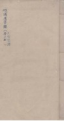


殊域圖咨錄

(全八冊)

吳從簡輯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

西北夷考引

家君司右諫時緝殊域周咨錄共二十四卷門人汪允輩先刻九卷皆東南夷事其西北夷十五卷未暇刻也漸謂國家內順外威四夷來王自堯舜以來盛莫與京而列番之狼吞虎噬足爲疆場痛毒我所當儆戒者南倭北虜而已備倭方略前刻已詳而制虜勝策二百年間臣工建白廟陛裁定鑿鑿可行者寧不廣布寰宇以爲有志籌邊者之一助乎且家君此書原爲奉命殊域職掌所係耳自景泰中英皇返狩之後星輶久絕於沙漠矣而九圍戎政如兵食功罪凡當清刷則省中諸臣每捧綸音而往焉雖不身入胡地而要爲防胡計也嘉請末代藩諸宗與大同郡邑生隙至於圍逼督府抗拒按院交章請勘而家君欽承璽書驅馳雲中咨訪所得有可裨益兵樞消氛瀚海者條疏欲上竟以遭謫中止今置篋中塵可掬也其視諸臣之侃侃建白悉見施爲者何如哉莫非職事而得行與否有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西戎

神禹敷土而崑崙織皮武王克商而西旅進獫狁然其地迄乎流沙而止耳漢武雄才引畧志吞西域始遣張騫往通諸國已畧識其梗概既大宛破後漢使入者益得其職而輪臺渠黎悉置校尉領護矣沿及於唐遂有安西府設烽埃萬里中國強盛至是極哉然漢時有善幻者至京師而興巫蠱之禍唐之中世吐蕃崛起雄於突厥尙結贊睥睨關輔蹂踐京闕幾危唐宗社西域強盛亦至是極哉且漢明帝伴遊天竺白馬載經以還而釋教始播紛紜中土蒙古主華崇重西僧八思巴加以帝師之稱待以王者之禮朝會之日與天子皆南面后妃太子進謁膜拜

受大臣見坐而不起非但冠履倒置而已明聖統天聲靈丕覃行人布
詔不憚窮荒而昧谷之東其酋慕化稽首彤廷筐篚敬將者又豈直如
漢使所得天馬葡萄枸醬竹杖之品乎哉長陵御極迎法王製佛曲自
後其徒遂往來京師不絕館穀賜賚爲國家帑藏一大蠹然緣邊建僧
寺處沙門以和番夷實能以口舌代甲兵省芻糧數十萬蓋寓隨俗撫
綏之意焉而荷戈蠢動者亦終不免也愚謂釋迦以空爲宗則視色形
之著倫物之類皆非其所愛惜者乃忍於戕滅而不顧故番族群醜亦
每每自相讐殪又何有中國生靈乎然則佛氏禪機之秘母乃殺機之
伏而漢武玉門之通其殆禍門之闢也哉凡高明之士乘博望之槎而
以殊俗記獻者母曰西方聖人我履其地親炙其教而侈爲之說可也
今烈其大都在正西則爲吐蕃爲拂赫爲葛榜刺爲默德那爲天方在
西北則爲哈密爲罕東爲赤斤蒙古爲安定阿端爲曲先爲火州爲土
魯蕃爲亦力把力爲於闐爲撒馬兒罕爲哈烈而其餘星紛珠錯者俱

盡畧焉叙西戎

吐蕃

吐蕃俗呼西蕃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西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岐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強於北狄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入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時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本朝洪武二年遣使賫詔諭吐蕃曰昔我帝王之治中國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及四夷亦得安靖向者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比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紛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帥

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爲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
康黎庶惟爾吐蕃邦郡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尙未聞故茲詔示使者既諭
吐蕃未即歸命尋復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往諭時徐達受命往征
沙漠遂分遣鄧愈往吐蕃招之降 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

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

國師

卽元末自大都逃歸故土者

其下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闡教王

輔教王者又有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設都指揮二曰烏思藏曰
朶甘衛宣慰司三曰朶甘思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又設萬戶
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招討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
龍合曰朶甘丹曰朶甘倉塘曰朶甘川曰磨兒勘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
曰刺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曰納竹曰倫答
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孛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刺
錯牙曰泄里壩曰濶側魯孫緣陝西四川雲南西鄙皆是南北袤數千里

制令三年一貢闡化王闡教王貢道從陝西贊善王貢道從四川三法王
不給勘合朝貢無常 八年詔甘肅朶甘烏思藏山川之神附祭於陝西
山川之壇先是禮部尙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
非天子所當躬祀請附祭於各省如廣西則宜附安南占城眞臘暹羅瑣
里廣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
又各省山川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分祭東西同壇上
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 蘭州八里麻民郭
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
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非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
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西番來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爲甚豈宜效之
且朕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

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初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
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
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上以西番
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
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
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九
年吐蕃所部川藏夷人邀殺烏思藏貢使鞏歌瑣南等掠其貢物命衛國
公鄧愈充征西將軍都督沐英副之往討分兵爲三道以進覆其巢穴窮
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而還 十一年洮州等
處番夷作亂命西平侯沐英充征西將軍往討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
迦平其部落俘獲不可勝算 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朶兒等據
納鄰七站之地以叛命征西將軍移兵討之告祭西岳之神曰惟神磅礴
西土爲四方之鎮古昔帝王知神有所司故載在祀典爲民作福今予統

中國兼撫四夷前者延安伯顏帖木兒密邇中國屢撫不服告神進討已
行殄滅自陝西迤北民無兵禍之憂惟河州西南吐蕃川藏及洮州三副
使雖嘗以子入侍而叛服不常復爲生民之患是用命將率兵進討惟神
鑒之 英等兵至洮州故城三副使等率皆遁去獲叛逃土官磧石州阿
昌七站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戍守遣使報捷奏其事
上曰洮州爲西蕃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命置衛以指揮聶緯
等領兵守之尋擒三副使等殺獲數萬人獲馬三萬牛羊十餘萬 二十
四年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報之
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毋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
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爲武備待其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尋詔
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以計誘至送京師誅之玉因奏四川地曠
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於
順慶府鎮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漢

縣西連松茂礪黎當西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但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百姓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旣殄雖獷悍者自將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各令回衛玉遂班師三十年立茶馬司於陝西洮河二州聽吐蕃納馬易茶令茶戶私鬻者籍其茶入官私茶出境及關隘不覺察者皆斬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上又以邊吏不獨縱放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國課不充或假朝旨橫索番馬致其悖信侮慢朝廷但謂羌戎不順豈知激之有自遂製金牌信符其文曰皇帝聖旨差發納馬不信者斬命曹國公李景隆賫往吐蕃令各番族認辦馬課別各置一牌藏於大內每三年遣使賫出比驗相合收馬給茶以杜絕奸欺上又恐邊衛巡

防不嚴私漏茶於境外勅兵部傳諭守邊者知之兵部進禁約事宜遣人持諭川陝衛所仍遣西僧管者藏卜等往吐蕃申諭之初附馬都尉歐陽倫遣其家人往來陝西販茶出鬻於吐蕃倚勢放橫藩閫大臣皆畏威承順不敢違忤時四月農方耕耨倫適使陝西令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周保尤縱暴索車五十輛至蘭縣捶河橋巡檢司吏吏不能堪奏其事上大怒賜倫死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於官遣使賫書嘉勞告者

倫尙帝女安慶公主高后坐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不少貸如

此

李景隆使吐蕃回用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京衛騎

士

按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薈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以百斤爲一包二包爲

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園仍制金牌額篆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洮州火把藏思裏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五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賚牌前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旣以茶馬羈縻而元降萬戶把丹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爲土達又立哈密爲忠順王復統諸番自爲保障則祖宗百年之間甘肅西顧之憂無矣自正

統十四年北虜寇陝土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夫不充止將漢中府歲辦之數並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易馬其於遠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爲吐魯番所奪屢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我地須閉關絕其貢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故耳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彼安得不救也哉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于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爲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使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番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此蓋彼既恐其相侵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爲之詞耳故尙書霍韜有曰必須遣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爾非爾諸戎罪也土魯蕃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故閉關制其死命愚則以爲仍當給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有侵至於轉輸如舊規用軍計地轉達不使有長役之苦若收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勤其斯爲興復久遠之計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攪邊民自宜極救之不

暇又復興此迂遠之事乎則曰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於茶馬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茶易虜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爲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安而駕馭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計之得者孰過於此哉

上又遣廣東道監察御史王靜齋命符往西域市馬歷雪山崑崙抵弱水所至七十二族往返期年

按靜字永靜徽州黟縣人以貢授御史後巡按湖廣激揚有聲洪熙改元受勅褒贈賜歸省尋陞莫陽知府以父老致仕

永樂間成祖在藩邸日聞尙師哈立麻名及即位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京師車駕躬出視勞無拜跪禮但合掌而已命尙師建法壇薦福皇考妣於是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青獅白象白鶴連日畢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下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

孝瑞應歌頌識者謂西僧行法善幻能動世俗如此詔封尙師爲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鞍馬儀仗及黃金百兩白金千兩宴於華蓋殿 十九年鴻臚奏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出視之戶部尙書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當示以倫理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駕遂不出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自復在京僧寺多有番僧時陝西參政平思忠謫戍北邊上以思忠嘗官主客郎中多識賈胡詔釋其戍賜冠帶隨中官往吐蕃諸國市馬後復遣陝西都指揮劉昭領兵往烏思藏賞諸國還遇番賊劫掠昭率衆攻敗之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上謂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欺之令巡按御史采察以聞末年仁宗卽位禮

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番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
奏示禮部尙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不悉耶
爲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宣德六年都督
陳懷等討松番寇平之正統四年松番用兵以王翱巡撫四川贊理軍
務十四年詔停止西番金牌每歲遣行人四員往陝西茶馬司巡察西
番茶市禁私茶出境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地方通行禁例天順五年
吐蕃寇涼州都督毛忠被圍賊勢甚銳監軍以下皆恐總兵宣城伯衛穎
或云衛涇戰却之賊披靡不敢近卒全師歸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命
穎討之穎與巡撫都御史吳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
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
二萬有奇

成化四年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彗於是六科給事中
魏元等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

益之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櫬轎導用金吾伏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饑民仍勒寺觀不得請建醮備齋又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西天佛子劄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爲寺田仍乞宛平縣民爲佃戶上許之旣而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劾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七年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京城外有軍民葉玘斬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刺梳假謂之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

緝事者聞於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玳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載發墓罪死况取人髑髏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同當即誅之二十四年詔停止行人巡茶定委御史一員領勅專理西番茶馬事然茶法之行非往日之嚴而所得之馬亦甚微矣按宣德四年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久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逆政司以聞上諭尙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鄉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則當時之優恤茶戶者如此蓋欲足民以足國也迄於是茶課反不及於前何哉此亦茶馬之一變也故記之

弘治元年上即位詔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所等悉革職追奪累次誥

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按此亦黜邪一快事聖教之首務也雜志載番僧生受沃賜死則有司爲之官造墓塔時有一吐蕃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驗弟子恥潛絞殺之尙書王復奏此僧素受國恩積蓄甚侈而無用宜籍以供墓塔之費省官錢詔可之人亦以爲快云

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任茶馬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國師禪師賈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面稽首曰這是我西番認定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賚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輩將馬換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度在焉敢違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畧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

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則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畧者之所爲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羗狄終不敢越羗而南以羗人爲之世仇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鮮不爲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而授之長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答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蓋以一叛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而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遠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私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

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託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該金牌四十一面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賚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四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遵照舊例調軍入番收馬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拗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十一年爲招易之期乞遣廷臣賚捧金牌前來會同臣等調取原降番族金牌至三衛納馬給茶重加賞勞不須動調官軍深入事完造冊隨金牌賚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願將馬易茶者聽敢有不受約束者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恩威並施

番人永服而爲藩籬之固奏上詔議行之然巡茶御史迄今兼設不廢吐蕃諸部中惟董卜韓胡亦素知慕文教弘治中奏請中國書籍兵部尙書余子俊疏曰考之唐玄宗之世吐蕃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於體烈以爲與之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尙書裴光庭以爲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甄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董卜求討前項書籍臣以爲成都記卽成都府誌也一府之輿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與方輿勝覽天下之輿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與其餘書籍可以與之若或不與彼來朝之人市於書肆之中亦不甚難若因其請遣人量加頒賜因而勅其將舊維州地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矣正德間建僧寺於西內西僧行秘術者彙緣而進居其中勸上遣中使偕其徒至烏思藏迎異僧尙書毛紀諫曰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千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使其地者祖宗之

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命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者終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明鑑仰惟陛下神仁聖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懋學毓德繼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者也今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皆駭異以爲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非出於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僧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說上瀆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至於此耳况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另有通事人員揆之事體似不可以煩朝使况近臣往番供送雖曰先朝常有此例當時庶政修明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不覺甚損卽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儲蓄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腹裏之患甫平松番之警繼至瘡痍滿目呻吟滿

耳地方之疲敝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拯濟猶恐弗及尙忍復爲此騷擾煩費之舉哉伏望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六年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據以進諫會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禮部尙書傅珪佯不知執奏曰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之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 嘉靖二年太監崔文以番僧靈異說上事佛盛爲齋供吏部尙書喬宇等疏曰伏覩登極之詔將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等項盡行牢固枷釘押發煙瘴地面衛分充軍遇赦不宥其中有出入內府住坐新寺誘引蠱惑罪惡顯著見在京者挈送法司問擬罪名奏請定奪一切傳陞善世真人等項盡行革退又將近年以來左右近倖之人獻諂希恩在內添蓋佛寺神廟在外添蓋玄明宮石經山祠廟等項俱經拆毀彼時聖志清明德性堅定屏息異端崇儒重道邪正之辯了然明白深姦秘慝一售其計遂致蠱惑聖

明切聞天生聖人爲天地神民之主心之感格自與天地相通氣之和順自協神人供佑往三時不雨一冬無雪露禱宮中遣官祭告天地宗社隨獲感應明效大驗彰著如斯皇上深居淵默體念於此則妖僧經懺自不足信一應齋醮無益之事俱宜停罷方今天災屢見邊報未寧四方盜賊隨滅隨起內外庫藏日見消耗恐不可支相去正德末年不甚相遠矣伏願皇上始終一心闢邪崇正易信佛之念以尊經訓馳拜醮之勞以近講筵日隆盛德保養天和則聖壽萬年子孫千億上嘉其忠愛而不納給事中安磐復疏曰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爲左右瞽惑卽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卽從事番教於是鎖南綽言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諳卽從事取佛於是太監劉允馳驅西域矣靡費大官騰謗道路此陛下之所聞見者旣而劉允放而鎖南囚天下頌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頌陛下之英數者斯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奈何甫及二年遽襲故轍崔文本以鐘鼓厮役黃緣冒

陞今復導陛下以此文之意以嘗試陛下也陛下既爲所動欲行香欲登壇欲拜跣臣恐無已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利無已則導以遊幸導以土木導以征伐文以漸致也諸餘如文類者又將牽連伺便求所意欲逞也陛下德可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曰文可斬也上不從 先是劉允者幼時於成化年間在安喜宮答應名劉卯兒卽能交通外人賣弄寶石獻諂佞調是非進退人才及敗露下錦衣衛獄見其年幼從輕發落後謀入東宮極能機巧相扇引誘至正德年來驟陞司禮監大監改名允武宗託爲心腹本監傳造兼管豹房新寺膳房庫藏收掌抄沒劉瑾金銀寶貨偷盜數多播弄威福聲勢極如劉瑾號名二劉恐後發覺用謀結喇麻僧寺請入番取佛勅諭異常賜與刀劍便宜行事若有各色人員能出力入番效勞任爾擢用若不用命斬首示衆不必覆奏允又奏帶官員軍舍匠作陰陽醫士道事序班等一百三十三名往烏思藏恣其貪虐害人嘉靖初科道發其罪上命降長隨追贓入官錦衣衛指揮賈

文鑑時已革職忿之疏曰臣竊計京城起身經行直抵烏思藏番邦往返
只有一年程限而劉允各處遷延五年之上但遇產物積貨地方便頓住
經月倚稱採辦進貢及入番所用爲由百般科擾勞民騙財俱於四川布
政司官庫支領銀十萬餘兩累死人命不知其數較其幫謀太監吳亮焦
寧尙且問擬充軍藉沒財產而首惡劉允專聽主文孫璽張洪撥置止用
銀六萬兩還官庶掩前情得以降長雖未嘗受一時刑憲罪重於丘山今
罰未傷其毫毛隱匿應該入官鹽價銀八十三萬六千餘兩安享富貴保
全身家乞藉沒其財產入官公用仍將劉允照吳亮焦寧事例加誅市朝
以謝神人之怒上語文鑑犯罪脫逃又將已發落人犯捏詞奏擾錦衣衛
掣來着實打五十棍放了三年打冲河兩歲西番與哈哈口等處西番枝
葉相連桀驁生野遂燒劫村屯搶掠牛馬人口顧副使調取鉞窩建寧三
衛漢土官兵征剿之有餘賊打別乞扒等逃過水斜合鹽井衛刺土官部
下番人越過安寧河糧運大路緝殺人口四年建昌兵備胡東臯及分守

少監閻良行令鹽井衛指揮毛服起漢軍一千名土官刺馬仁起土軍三千名俱至水邊劄營相機撫剿仍諭各村爲惡番賊若肯投降獻出頂經說誓認保地方即就聽從輟兵若再執拗不聽亦就進兵征剿番賊相結不順招撫乃督軍進戰克捷前後共斬首級六十一顆生擒男婦八十五名口頭畜兇器碉房硬寨掃蕩無遺別寨番夷聞風喪膽各備羸馬衣甲投拜受降自願照俗頂經誓守界路四川巡撫都御史鄭毅疏曰爲照建昌鹽井寧番等衛地方各寨番賊經年橫出道路不時深入鄉村搶劫民財緝虜人口地方被害已深人心積憤已久副使胡東臯欲乘此衆怒之機往問彼不恭之罪會同少監閻良呈報鎮巡衙門動調本處漢土官兵分哨夾攻相機撫剿協諸將之智謀仗朝廷之威福群兇落魄一舉成擒數年邊患一旦稍平但西路石關險固餘黨深潛而土官刺馬仁自備口糧留兵堅守及照胡東臯閻良方舉事之初雖若嫌於輕率其討賊之急實皆出於忠誠土兵少損斬獲亦多謀既有成功足補過土官安夷刺馬

仁千戶趙清李聚賈爵協力同心必期罪人斯得土漢軍舍捨身用命誓不與賊俱生以致地方告寧軍民胥慶但首賊乞扒逃遯難尋石關諸夷恃險未服尙該撫處雖番夷無常之詐固未可以預料而王靈赫奕之勢則由此大振矣是皆前暫管巡撫右侍郎王軌鎮守太監蕭通巡按御史馬紀謀議之所及也臣於此毫髮無與焉伏望皇上念極邊陲明照萬里乞勅兵部特爲裁處何以收今日全勝之功何以爲百年無事之計一一明示以憑遵行其副使等官胡東臯憫其勞以作其氣畧其過以嘉其功不勝幸甚下兵部議尙書李鉞議謂建昌等處各寨番賊經年搶刼乃能擒斬殆盡所據各官輕擅之罪似應准贖及照賊首乞扒并石關諸夷餘黨尙未擒剿盡絕伏候命下之日本部仍行都御史鄭毅從長計議如果前項番賊畏罪據險刺馬仁防守日久難於進攻各夷誠心悔過理宜撫處即便嚴督副使胡東臯等多方設法遣差的當人役省諭各寨番夷將賊首乞扒擒捕獻出一體重賞如或各夷仍固執迷反覆譎詐不聽招撫

將來玩養成勢即會行雲南鎮巡等官調集漢土官兵措備糧餉尅期進剿一面星馳奏聞兵形無常夷情難測應剿應撫務在周悉慎重用圖萬全固不許虛文撫處坐取玩愒亦不得輕率寡謀致貽後患上從之 自後夷賊聽撫咸各安生 七年九月弘化顯慶二寺番僧藏卜洛竹進西番狗二隻陝西行都司起送至京禮部送豹房收育先是戶部尙書秦金䟽請省無益之費以照聖德上詔存留鸚鵡等牲口二千五百二十二箇隻其餘放去至是巡視光祿御史朱觀䟽稱本年三月以後節該各房奏報孳生蟲蟻鷹犬等項每月陸續增添肉豆谷粟不一乞勅司禮監查勘蟲蟻等項的數目請自上裁擇其可用者量爲留育上詔這鷹犬蟲蟻等項委係無益之物且日逐供給糜費該監查明擇其可用者量爲存留其餘通行屏逐于是內管監太監郭紳奏稱永樂宣德正統等年間俱有蟲蟻牲口數多至天順年間二萬三百餘箇隻弘治年二萬九千四百箇隻正德年二萬九百三十餘箇隻先於正德十六年五月內恭遇皇上嗣登

大寶釋放大半嘉靖五年以來節該皇親張鶴齡等進到壽羊等牲當奉
欽依照舊送附本房餵養近該戶部尙書鄒文盛等節題雖稱無益慮其
祖宗舊規已定難以泯逐切思本房哺養牲禽比舊太少祖宗建制至今
百餘十年非今日之設仰惟聖上軫念舊制庶不有負祖宗成規提督豹
房太監李寬又奏稱永樂宣德年間舊額原養金線豹玉豹數多成化間
養土豹三十餘隻弘治年原養哈喇二隻金線一隻玉豹二十餘隻正德
等年間原餵養土豹九十餘隻嘉靖年原養玉豹七隻舊額設立奉命採
取及各處內外守臣進貢豹隻給與本房餵養自立國以來已經百餘十
年非今日之設非係無益之物今止有玉豹一隻比舊太少止費羊酒二
斤伏望聖旨憫念舊規庶不有負祖宗成憲上詔豹房所奏其意導君好
尙之意法當治罪如曰祖宗成憲不知此成憲載在何典又曰日用羊酒
二斤計日縱少計年則多非告君之辭這豹且留今後再不許進收該科
記着又御馬監太監麥福奏稱查得西牛一隻嘉靖五年魯迷等地面貢

進該監比照天順年間事理乞於光祿寺每日酒半瓶雞一隻豬肉二斤
果子二斤白米一斗西番狗二隻番僧貢進乞照舊例每隻日支白米二
斤肉一斤八兩上詔西牛是西夷效順之貢留着二異狗都放了一十四
年陝西都司岷州衛大崇教等寺番僧劄失祿竹等奏我每進馬一匹止
賞段一疋酥油一桶也是段一疋別國夷人達子回子俱有大賞賜我每
今要回還有舊例自買食茶三十斤乞比照四川董卜韓胡番僧食茶事
例每名買茶一百五十斤准令各僧自備價銀照例收買回寺熬煎廣茶
祝延聖壽禮部尙書夏言疏曰看得陝西番僧劄失祿竹等奏要比例加
買食茶一節既查有前例相應俯從但欲每名收買一百五十斤似乎太
多及照四川董卜韓胡雖准食茶一百斤止給勘合前去經過地方收買
况車輛船隻俱係自備今劄失祿竹等奏要自買食茶即於原起官車裝
載所比前例難以准行合無每名除遵舊例三十斤外量加五斤候命下
之日行令該館照數收買驗包裝載所在官司并沿途經過關隘務要嚴

加盤驗如有過多及夾帶違禁之物就便追究懲治以後該貢年期俱照此例收買庶免奏擾上從之 十五年四川都指揮劉永昌等奏起送烏思藏輔教王差來到京國師一十五員名并存留寨主一千三名大乘法王差來到京國師一十五員名并存留番僧一千四名闡教王差來到京國師一十五員名并存留寨主一千一百四名并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差來到京寨官一十五員名并存留寨官一千三名各備珊瑚銅佛璽等物赴京進貢內闡教王差來番僧一百名赴京謝恩各例應給賞禮部尙書夏言疏曰查得各地方賞例烏思藏輔教王大乘法王闡教王各差來進貢謝恩到京國師番僧人等每人綵段一表裏紵絲綾貼裏衣一套三件其存留都綱番僧人等每人綵段一表裏折與潤生絹四疋紵絲綾貼裏衣一套內二件給與本色二件折與潤生絹三疋俱賞鈔五十錠折靴襪鈔五十錠食茶六十斤進過方物例不給價其帶進輔教大乘闡教三王方物各回賜綵段四表裏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宣

慰司差來到京者每人賞潤生絹二疋折衣綵段二表裏俱與本色存留者每人闊生絹二疋折衣綵段二表裏內一表裏給與本色一表裏折與潤生絹四疋俱與鈔一百錠進過方物例不給價查得嘉靖六年十月內該本部會議題准番僧番人正賞折衣綵段不等俱與一疋折給及查成化年間節該本部題准事例烏思藏輔教等四王每王名下例該三年一貢各許差一百人多不過一百五十人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宣慰司三年一貢每貢多不過一百人如有國師禪師在司住坐者不許各另差人進貢其有退老事故等項着令親徒兒男襲替赴京進貢者國師差一百人禪師都指揮以下各差五十人多不過一千人數外多者照例阻回其都綱指揮以下來替者止許隨同年例進貢若國師禪師數少則自當隨數而來或三四百名或五六百名不待輾滿千名其大乘法王係出家高僧無地土番民管束不給勘合亦無年例進貢聽其欲來止許差僧徒十人齋此印信番本隨同闡化等四王年例進貢題奉聖旨合例的全賞違

例的減去欽此欽遵外看得今次烏思藏輔教闡教大乘各王并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各差來進貢襲職謝恩人等雖已經題奉欽依給賞但查有本部節年題准事例烏思藏并長河西各地方都綱刺麻帶來進貢僧徒及大乘法王例止許差僧徒十人今帶差僧徒一千餘人俱係過額多餘之數例應減革賞賜但既經都布按三司及該邊官員驗放起送前來本部每從寬處俱一體給賞以全柔遠之恩各該官員明知節年題准前例往往仍前額外起送顯是該邊官員貪圖貨賄專務姑息通同隱蔽都布按三司官不行查例明白依文起送俱屬有違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各經該官員查提到官酌量情罪輕重照依律例問擬發落以警將來本部仍備行彼處鎮巡衙門轉行都布按三司并該邊官員以後但遇烏思藏輔教等四王及各番僧人等入貢查照舊例不許仍前額外起送冒濫賞賜有乖明例如再故違聽本部從重叅究該邊官員坐問贓罪番人革賞上詔番人進貢已有明例今次

過額數多顯是邊官貪圖貨賄都布按三司官不行查審朦朧起送都着
巡按御史提了問今後再有違的你部裏指名叅奏重治不饒自後夷人
進貢如例迄今不絕其處地薄氣寒風俗朴魯前史稱其法令嚴整上下
一心議事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故能持久其國君號贊普輦普與其
臣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其君臣自爲友者五六人號曰共命君死者自
殺以殉然有城郭而不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部人處小拂廬其吏治
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刖鼻其樂吹螺擊鼓其四時
以麥熟爲歲首章節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銅最下差大小綴
臂前以辯貴賤養牛馬取乳賂供食取毛爲褐衣率氈幃常以赭塗面婦
人辮髮而縈之貴壯賤弱重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儒者垂狐尾
於首以示辱懷恩重財貨交易用罽毼馬牛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焚柴
聲鼓謂之逐鬼信詛咒啖生物無蔬茹鹽醬其山川曰崑崙山

在朶甘衛
東北番名

亦耳麻不刺山高
極峻雪至夏不消曰可跋海曰黃河

按河源自吐蕃朶甘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列星番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東北流百餘里滙爲大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蘭之水由南合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厄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歧爲九派曰也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尙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至此可三十里崑崙之南又東流潤卽闕隄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鄰哈刺河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旣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東北經沙漠地折西南流入山西境內凡差千餘里云然流入中國豫徐青堯之地常決不寧本朝學士宋濂在元世常著

論曰平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黃河之水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醴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泮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碇礫始改禹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鉅野通於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於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

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漫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使其水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裁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宋文憲公治河議在今實爲良策故因著河之源而及其流之導法如此

其產金銀銅錫犛牛名馬天鼠皮可爲裘獨峰駝青稞麥豎豆羶羊其貢在

烏思藏則畫佛銅佛銅塔刀劍爲獨異外貢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

麻漢俗云鐵裹漢各色氍毹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明盜明甲之類各番大抵

相同其朝貢在烏思藏三年一期在長河西諸處洪武十六年置軍民安撫使司及朶甘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一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拂菻

拂菻古名密昔兒在大葱嶺之上其北至海

程四十

西亦海

程三十

東南滅力

沙東自大食于闐回紇抵中國唐書謂其去京師四萬里宋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使來獻方物元祐中其使兩至本朝洪武四年詔遣其故民捏古倫往諭其國詔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夏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之臣東渡江左練兵養民十有四年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爲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於今四年矣凡四夷諸國皆遣告諭惟是拂菻隔越西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捏古倫資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

哲王之德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茲詔示國王乃遣使來朝并貢方物永樂中復遣使至貢自後不常至或間一來朝云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以葡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鞞築褊鼓國主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臣如國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並纏頭出騎馬刑罰罪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尙戰鬥小有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皆爲國主名禁民私造其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峯駝巴欖葡萄

榜葛刺

榜葛刺本古忻都州府即西天竺也天竺有印度國五此東印度國或云此西印度國釋迦得道之所也海口有察地港番商海泊於此叢聚抽分其貨漢明帝時天竺浮圖法入中國其俗捨身焚尸謂之荼毘至今傳之學佛者猶然中國小民火葬皆效焉

按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至連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有佛久矣世傳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非也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來朝詔賜王紵絲紗羅各四疋絹八疋王妃紵絲紗羅各三疋絹六疋命使往天竺迎異僧既至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囉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翰林侍讀李繼鼎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囉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

按宋史元昊擅西夏自稱兀卒宋人亦有兀卒近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鼎之言不爲過也

六年國王遣使自太倉入貢上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又遣其臣把濟一貢麒麟等物禮部請上表賀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

下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詔賜王錦四段綾六十疋頭目人等給賞有差

楊士奇西夷貢麟早朝應制詩曰天香袖引玉爐薰日照龍墀彩仗分
閭闔九重通御氣蓬萊五色護祥雲班聯文武齊鸞鷲慶合華夷致鳳
麟聖主臨軒萬年壽敬陳明德贊堯勳

按永樂中其麒麟之貢四至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畧如虎
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臚藏之庫
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
野人異之亦擊之死但雙脚馬蹄後擡於省城人皆見也是知麟亦常
有人不能識多致死春秋西狩獲麟死于田夫之手是也聞皆牛生或
云龍與馬交則龍駒產焉龍與牛交則麟產焉

十三年上命少監侯顯等統舟師賫詔勅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其王知我
中國寶船到彼遣部領賫衣服等禮人馬千數迎自察地港口起程十六

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又差人賫禮象馬迎接二十站至板獨哇是酋長之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楹接棟聚貨百備其王之舍皆磚灰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爲之內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黃銅色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及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數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高座嵌八寶箕踞坐其上劔橫於膝乃令銀柱杖二人皆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拜迎詔勅扣頭加額開讀賞賜受畢鋪絨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性而失禮以薔薇露和香密水飲之宴畢復以金盃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盃銀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紉紵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其後躬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賫捧貢獻方物於廷自後貢使亦或一至不常云 其國風俗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

穿金線羊皮靴濟濟然有文字者衆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手永無悔
鑄銀錢名唐加每錢重二錢八分以權小錢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錦不
施脂粉自然嬌白首垂寶鈿項掛纓絡髻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其
印度一種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
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田沃豐足一
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於耕織其瓜果蔬菜牛馬鷄羊鳧鴨
海魚之類甚廣通使海貳准錢市用貨用金銀段絹青花白磁器銅鐵麝
香銀硃水銀草蓆之屬其山川曰五嶺山林茂民聚居之其產細布撒哈刺毯絨
兜羅錦水晶瑪瑙珊瑚眞珠寶石琉璃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波
羅蜜果大如斗甘甜大美甚佳菴摩羅香酸甚佳其貢馬馬鞍金銀事件釵金琉璃器皿青花白
磁撒哈刺者珠黑答立布洗白苾布兜羅錦糖霜鶴頂犀角翠毛鶯哥乳
香麤黃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爺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

西域論曰安南朝鮮本漢郡也故言語文字猶通乎中國眞臘以西則

皆扶南髀國所屬也自漢時橋陳如以天竺婆羅門主之其名見於四
十二章經佛與菩薩偏袒右肩其爲髀國之俗可知矣天竺釋迦之所
自生也佛法行於東西二洋之間善者若赤土瞿曇氏惡者若羅刹鬼
國化而攝之有幻術焉達磨西來五傳至慧能三鼓入室密授衣鉢行
至庾嶺有奪之者提掇不動是也至今番僧猶傳其術雖倭奴亦事佛
而任僧其謂根塵寂靜心地清涼見得本性自然極樂者薦紳喜之多
棄孔顏博約之教而從之豈不知此乃吾人勦入洗心盡性之說而易
其詞耳豈有番夷海寇所習言語文字反妙於中國者哉

又按別誌榜葛刺國最大自蘇門答刺海行過登藍島至淞地港更小
舟行五百里至瑣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
衍甲於諸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氣候常熱如夏刑笞杖
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
花彩縈悅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鐳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

柰柰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乃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閏產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菱爲酒檳榔當茶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其地接天方初國王謨罕慕德者生而神靈臣服西戎諸國尊號之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象設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之類隋開皇中始傳其教入中國本朝洪武元月上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二年前上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按回回有陰陽星曆之傳不知其與中國所習何如也想必有精妙簡捷之法爲吾中國之所未曉者故聖祖特置監以掌之徵鄭阿里等以

業之迄今欽天監尙有世守其術者云

初回回人有入邊地者上遣主事寬徹等往諭至西域諸國被別失八里國王拘留之詔留回回人於中國待使者歸然後遣還回回人稱有父母妻子久羈思家懇請還國上曰逆人至情仁者不爲也悉遣之還永樂四年國主遣回回結牙思進玉碗永樂甲戌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宣德中又隨天方國使臣來朝貢方物正德中御馬監清河寺西海子有虎豹鷹犬等物各處設有養虎回回三名嘉靖初世宗登極給事中鄭一鵬疏請屏去以崇節儉從之然回回種類散流南北爲色目人者甚多而有一種寄住哈密城內頗稱勁悍常隨哈密往來入貢後多叛哈密往從土魯番初番人奪占哈密城令回回倒刺火者等十二人探問甘肅消息被別種夷人也先哥人馬截殺倒刺火者脫走把關軍人獲送兵備

副使陳九疇審得其情係獄死番將牙木蘭因探使不歸又遣暫巴思等入關偵信陳九疇疑之捕審下獄令通事毛見防守毛見素與暫巴思相善乃與回回高彥名謀私備兵器約土魯番打甘州城奪出暫巴思等事覺彥名毛見暫巴思俱杖死番酋因暫巴思等日久無音又令回回怙林札兒的往蕭州蹤探守堡千戶王翥獲之斃于獄又有寫亦虎仙者亦回回種爲哈密都督陰結土魯番屢奪占哈密虜其王及金印去不時入寇甘肅地方擾亂四年九疇秦虎仙謀叛處決亦死獄中

詳具哈密傳中

當時以土

魯番舉兵皆回回誘引旋貢旋侵七八年來迄無寧歲諸臣奏疏悉名其人爲奸回云自後尙書王瓊撫處番酋進貢回人同貢至今不絕其國有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不異製造織文雕鏤尤巧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諸果地雖接天竺而俗與之異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字天之外敬先師孔子而已

其諺有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

無日不春風此言亦頗可取

人尤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異常處每日西向拜天國人尊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今廣東懷聖寺前有番塔創自唐時輪囷直上凡十六丈有五尺日於此禮拜其祖浙江杭州亦有回回堂崇峻嚴整亦爲禮拜之處焉主其教者或往來京師隨路各回量力賚送如奉官府云

按回回祖國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德那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自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者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吾儒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不尙義他人莫問矣彼則於同郡人貧日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皆有助儀吾儒守聖賢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論也

又按回回不事佛而僧家每以回回說偈誑人如方谷珍起時有女八歲患痘禱於延慶寺關王神既愈女往奉油謝神寺僧作梵語誦於神前名曰回回偈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不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僧料女之不喻而女甚明慧聞之悲歸語父知谷珍捕僧盛以竹籠狀若猪鬃投急流中谷珍曰我亦有回回偈送汝云江南竹巧匠作爲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訴曰死卽死願容一言谷珍額之僧復作回回偈云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鈎不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谷珍笑曰饒你弄聰明小和尚後谷珍內附女配黔國公之子在雲南姑錄之以爲愚俗信佛者使知回回說偈之妄也

天方國

天方國與默德那接壤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達其國乃西洋之極盡處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用回回曆比中國

曆前後差三日

或云天方回祖國也

本朝永樂七年遣正使太監鄭和等往賞賜

其國王感恩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於廷宣德中國王遣其臣沙
璵等貢方物自後來貢私自稱王嘗與土魯番貢使同至番文開其下小
酋附貢者率以王稱韓文在禮部疏曰伏考西域等國稱王者亦止是一
人前此番文求討賞賜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
王子其餘部落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蕃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
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分孰爲國主而孰爲部領今勅書回錫之間
若一概答之如其所稱則是所稱地面皆係入貢之國無復君臣之辯矣
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况稱號名目既多則貢雖微俱該從重給賞求討相
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則自後遂爲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
執詞啟釁未必不由於此焉宋人予契丹歲幣富弼力爭獻納二字古人
慎重開端如是夷狄安得不悚服乎今我朝堂堂一統神威聖武四夷震
疊太山之勢河所不壓而蕞爾西戎乃敢肆其狡詐瀆濫王號僭于天朝

揆諸大義責以國無二主之道彼將何詞臣愚請降一勅丁寧天語發明
華夏君臣之大分備述祖宗廟堂之嚴規外以折其奸內以寓吾教責付
夷使宣示知之庶懷柔之恩制馭之畧各不相悖嘉靖四年陝西行都司
差千戶陳欽通事哈榮皮見伴送天方國使臣火者馬黑木等十六名赴
京進貢二月到會同館禮部主客郎中陳九川江西撫州人進士例應審驗因病
炙火後堂本司主事林應標呂璋令玉工魏英將各夷方物驗看火者馬
黑木玉石三塊司吏趙堂送至後堂與九川覆視畢擡進皇城賞房內安
置八月九川病痊出司將前驗送賞房玉石復行擡出另拘玉工翁偉等
辯驗揀出不堪玉石貳百六十三斤退與馬黑木等及將前方物題進因
見原來文冊洗改玉石塊數斤兩不同疑其匿過玉石將伴送陳欽等參
送法司問罪訖馬黑木等見玉石退還進獻數少恐賞賜輕減及要貨賣
帶來方物乃具番字本奏行禮部九川將本藏隱止令通事具告通狀給
示許賣各色玉石物件不許過多又有朝鮮使臣鄭允謙通事金利錫等

進貢至館買賣本司主事陳邦僈以舊規給木牌令館夫押伴金利錫等不服禮部尙書席書聞之命邦僈寬其禁乃改作紙牌邦僈詬金利錫等通事夏麟與夷使說知夷使俱憾焉及同來回夷哈辛等將白色大玉一塊討價萬兩貨賣陳邦僈具呈禮部要將大玉貢獻回夷乃告九川曰我們將妻子當在番王帶這塊大玉來賣若進朝廷只照進貢賞價我們性命不敢想活不情愿賣與朝廷九川令鴻臚序班白傑省諭各夷謂朝廷前豈敢言賣只作進獻重賞價真或准令自賣兩請蒙准自賣九月馬黑木等未經領賞具告許令開市二日每常提督四夷主事辰時到館陳邦僈是日遲至未時方到又督令官吏人等封閉各門關防過嚴阻抑不得便於買賣回夷商人各興嗟怨馬黑木等因具番本赴關跪奏內閣將番本命翰林序班龔良臣馬良傳在於東房譯出問大學士費宏命馬良傳來問譯得是何事馬良傳回有主客司字樣宏謂之曰二人前程不是容易須要仔細良傳會宏有回護意隨傳與龔良臣知之又夷人本內錯寫

蘭州字樣比郎中字樣切音缺少四齒龔良臣等遂依文譯寫抄行禮部
拘伴送陳欽哈榮皮見及通事撒雄等帶領馬黑木俱赴堂審馬黑木等
計稱六月十五日五更朝見時在長安街鑾駕庫前有外郎趙堂來問我
索錢夥內火三叢撒都刺各懷銀一百兩共二百兩親自遞與趙外郎收
去七月初五日驗方物時帶進玉石三塊郎中留下一塊約九斤止將二
塊交還又小刀二十把鐵角皮十條在內混失禮部以番夷所言與奏內
不同具題上詔辦驗玉石官九川等吏趙堂等鎮撫司獄九川以兵部武
選郎中張聽原任本司托聽轉達鎮撫張潮不可虧了公道聽應允之遣
家人張遠持帖達意於潮本司都吏葉增遂又報與通事胡士紳及指揮
邵輔訊趙堂前事堂不肯認夷人謂堂只認一兩或五錢也罷潮曰若認
一兩五錢是與二百一般輔潮又審得禮部原奏抄本譯出漢字內乃蘭
州字樣回夷爭執原係郎中字樣又夷人初來投進番文十一道除進貢
方物驗收題賞外又求討蟒衣金盞等項九川查執舊稿立案不行覆奏

邵輔張潮審得趙堂無受夷人銀兩夷人不服乃具本仍請將前奏通提會問上詔事情既鞠問明白止是夷人火者馬黑木一人慮恐原奏涉虛不肯輸服不必通題會問林應標呂璋驗進方物失於子細混同收退以致有詞陳九川陳邦偁檢驗過精拘禁太嚴以致瀆奏各罰俸三箇月撒雄等引領朝見不行省諭以致自行跪奏有失朝儀也罰俸一箇月趙堂送吏部改撥在外衙門當該哈榮皮見放了回夷誣奏妄捏論法本當重處念係遠夷姑從寬饒他還着禮部嚴加戒諭今後入貢務要遵守法度敬事朝廷不許妄生事端自取罪責初詔諭之時鴻臚通事鮮鳴隨朝於賜宴所與同官胡士紳言及夷人奏本鳴素有憾於龔良臣遂言原是郎中字樣良臣譯作蘭州字耳且良臣亦自謂有費公分付之語至次年正月九川謂序班白傑曰裏面說這些回子舊年來的通事們何不催他起身買賣兩次已無他事我要題本差官校催趕他去白傑遂與胡士紳言之陳邦偁又每向胡士紳等曰我聞前官若劉主事件主事或替士夫買

些玉石我不曾買他的我不曾見他的我公生明廉生威何有於彼夷哉士紳素忿九川等嚴束欲構成其隙乃於本司四夷科吏李聰處將趙堂勒取回夷銀二百兩之事探問情由李聰漫應曰只得二三十兩邦僱又以所屬員役通夷生事乃上疏曰臣備員部屬提督會同館於鴻臚寺通事序班等官實有監臨之任查得大明會典具載我國初入貢之夷十有八國因其來之疏數以爲通事之多寡其後雖有久不來貢者則亦設有通事其選用也徒以諳曉夷言其食糧也冠帶也授官也惟以積累年月有爲通事歷俸數年未遇貢夷畧無職務而亦叨獲序進視乎夷來之數其勞逸何如且諸通事即古象胥寄譯之職其於貢夷除引領傳譯之外又嘗承委審其詐冒理其貿易夷情攸係事匪輕微須得廉者斯不求索乎夷慎者斯不容縱乎夷否則交通之不特求索而已教唆之不特容縱而已寧不償公務哉其通事之未遇貢夷者雖無職務於例皆當五日一次請館作揖提督主事立有文簿發館把門夫役每日於各名下填寫

到否字樣年終送司備查然遵約者少故違者多則其勤惰可知已及各
通事三六九年考滿但能手書夷言釋字無差即得以爲諳曉故多但記
誦紙上之文而於各夷語音不務參習况焉能勉修賢行以盡其職耶臣
請特勅禮部行令該司於凡考滿通事追查作捐文簿有故違不到次數
多者扣算日月勿准其爲實歷應考滿者察其行業別其等差如以廉者
慎者勤者引領傳譯多者爲上平常者引領傳譯少者爲中貪者肆者惰
者無引領傳譯者爲下備由呈堂以憑參詳出給考語定其優劣不特試
以夷言而已又諸通事雖屬鴻臚而其職務多在會同見知提督主事合
無許主事提督三年滿日將各通事賢否勞逸指名具呈本部參詳轉奏
或令徑行舉劾上請特勅吏部參詳考覈因其年績以行黜陟如上等者
序遷中等者仍舊下等者革罷別選補充其通事序班歷任年深有勞績
者例遷該寺首領等官或帶別衙門職銜長爲通事不必遞選鳴贊隨堂
使各專精職業不漫習學唱禮奏事聲音以圖微倖且免選補名缺之煩

方巾通事必待年滿無過始授冠帶雖遇恩例不得冒濫納銀以壞常法如此則考課詳嚴而人不識所勸懲者未之有也臣又聞古聖王之待夷狄仁義無偏威惠兼濟邇者天方國夷使火者馬黑木等謀同伴送人役抵匿原貢玉石竊賣利己該臣具呈本部參奏間彼夷懼罪捏稱司吏受賍等情因朔日入朝輒敢自行跪奏該待班御史奏劾奉旨鴻臚寺查參該寺行拘譯審彼夷因而添捏誣及司官續該本部奉旨看詳所奏查審分明具奏欲送法司問理以懲欺罔既而奉旨將司辦驗方物官并吏伴送人役拏下衛獄累經鞫問奏捏誣情明白彼夷慮恐涉虛獲罪不肯輸服且以臣嘗督令該館官吏人等關防開市其抵匿玉石禁其買取違禁之物因而添捏誣以嚴于拘禁該鎮撫司鞫問明白聖上念係遠夷姑從寬宥臣等各罰俸有差臣惟魯史限華戎周易戒太否所以正冠履保治平也今貢夷敢行混失朝儀誣犯主客事出非常實臣等同官監臨不職所致然於國威損矣非賴聖上垂明輕此之罰聲彼之罪所損又當何如

識者咸謂例軍民申訴必由通政使司無得徑達者而夷人乃得徑達律
依告狀鞫獄無得添捏者而夷人乃得添捏律奏事詐不以實無得免罪
者而夷人乃得免罪則回夷之失儀誣犯奚憚而不爲使凡貢夷皆敢效
尤桀騫訴挾所司不服約束則剛者執法或取無妄之禍柔者縱法漸成
姑息之風月異歲殊威將弗振外患有必至焉者豈特主客之差而已哉
臣愚但知仰仗高明益堅清白謹守常法以稱卑官安得因一沮抑即畏
禍而自懦懈也雖然我國家之於四夷重往而薄來敝中以事外懷柔至
矣其所以制馭之者臣請陛下玩泰否之卦修華戎之防屈聽邇言特勅
禮部叅詳議處自今入貢四夷朝見辭謝仍令赴鴻臚寺報名轉達外其
餘求討訟訴等項奏章俱令赴通政使司告投轉達譯字明白得奉聖旨
下各該科叅看抄出該部施行敢有不由使司徑冒自奏者奏詞不行通
事伴送人員各罪以違例所奏或事連職官下法司審究分明果行干碍
方行叅提問擬如律免令急據械繫以存禮體而勵近臣之節夷人敢有

捏奏誣枉輕則減其賞賜重則絕其朝貢若通事伴送人等知情者坐以
奏事不實議處既當奏請上裁著之令甲仍出給告示發會同兩館門首
張掛曉諭則庶乎法禁嚴明貢夷攝服無情者不得盡其詞而朝儀可肅
國勢可尊臣又惟天方國與土魯蕃地里相近俱謂回夷今土魯蕃侵逆
初寧天方國入貢而叛其館中開市貿易除臣督令官吏人等照例關防
起程包箱又待兵部車駕司官會同檢驗外尙恐各夷犬羊之性蜂蠆之
毒恃恩驕恣沿途延住撓擾驛遞因而窺覘虛實透漏事情交通無藉軍
民私賣違禁貨物件送人役故縱不行防阻貽患非細臣請特勅該部移
文沿途官司督令各該郡邑節次嚴加制馭遇到即行給與應得廩餼車
馬催發起程勿容延住仍行撫按甘肅衙門差官管押至關重別檢驗包
箱果無禁物方許放出俾土魯蕃仰聞中朝之待遠夷德威如此可以革
其犯順之慝啓其向上之誠是後凡有回夷願入貢物者請一切閉關勿
納於以省浮費惠窮民則卻走馬絕西域者不得專美有漢矣旨下禮部

於是胡士紳奏稱九川邦僭剛惡浮躁乞先賜罷黜以順夷情以弭邊患
按是時張璫以言禮合上意驟進向用欲因事傾內閣費宏故夷使之
許奏實憑藉于士紳等而士紳等之橫肆亦因主之有人也及九川等
下獄又攀費宏受玉而其展轉謀陷之情見矣

上詔九川邦僭逼勒貨物閉禁使臣欺玩法度甚失朝廷柔遠之心下鎮
撫司獄責問不許似前輕縱士紳又奏鎮撫司指揮張潮聽囑回護構怨
外夷上詔并下錦衣衛問指揮邵輔奏稱臣先與張潮會同會勘今恐有
同僚回護之嫌應請迴避乞勅都指揮駱安等從公鞫審上詔邵輔不准
迴避着錦衣堂上官同問駱安又奏請三法司會勘以杜嫌疑內開張潮
奏辦及九川被許情由面審情詞不一乞將番漢原本發出并將胡士紳
龔良臣等通提對証事體方明上詔士紳不必提駱安等牽掙回護且不
查究九川邦僭打問招認來說九川被訊遂稱前玉已送大學士費宏其
家人費興貴費阿義收受宏令玉匠曹春造爲玉帶及認張璫等聽囑前

情賂安等又奏稱國體重大夷情不輕若果改譯情真干碍大學士費宏
囑託已行干碍指揮張潮俱聽該部徑自參奏通行究治必須憲典昭示
度使夏夷無詞上怒其展轉支調詔仍前忘緩治罪不饒張聽張潮龔良
臣馬良傳葉增李聰都提了問夷人求討蟒衣等物奏本着禮部與他查
覆邵輔且革回原衛帶俸胡士紳又奏九川等致怨回夷等情訐及大學
士費宏受玉是實上詔陳九川陳邦傅照前旨好生打着追問招認刑科
給事解一貫疏曰近該錦衣都指揮賂安等請官會勘以杜嫌疑奉欽依
胡士紳等不必題陳九川陳邦傅照前旨好生打着追問招認竊惟古之
制獄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獄成王三宥然後致刑書曰兩造具備
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禮曰刑者例也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
子盡心焉仰惟我祖宗創制立法於刑獄一事尤爲盡心故凡問官既勘
明矣必送法司以擬其罪法司既擬罪矣又必送大理寺以審其允慮其
悞也復原情而致刑恐其寃也復命官以審錄亦以刑獄民命所係故慎

重如此百餘年來刑清民服天下無冤獄者以此今陳九川等事情其有無虛實臣等皆不可知其是非曲直臣等亦不暇辯但以治獄言之必原告在前被告在後衆證明白而後可以服其心文案不遺而後無所逃其罪胡士紳原告人也龔良臣鮮鳴夏麟朱道鳴撒雄白傑葉增李聰陳欽哈榮皮見俱干證人也番漢原本即文案也有原告則兩辭可折有干證則衆說可據有文案則真僞即見今不提胡士紳是無原告人矣不提龔良臣等是無干證人矣不弔番漢原本是無文案矣獨使九川邦僮與一紙并嚴刑對雖十惡重情亦無不招者况餘事乎治獄之道恐不如此且彼得以有辭而不心服矣伏望皇上念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勅下各該衙門將原告并一千人證及番漢原本通送問官一一從公對理如果是實然後依律究治庶用法平允情罪真當而彼雖死亦無憾矣上詔這厮每恣意回護輒來奏擾不從御史王正宗疏曰胡士紳訐奏見監陳九川陳邦僮等獄案未成事未別白而胡士紳又奏九川等事情且本

內牽言輔臣其情之虛實臣等皆未可知但我祖宗舊制一有大獄必先付法司或竟付鎮撫司問理若有未明必奏請三法司會問若再有未明必奏請多官午門前會同問理蓋至於多官會問其事情無有不明刑罰無有不中者出於衆人之公也此卽古之用刑先問之左右次問之諸大夫又次之問之國人之遺也今士紳之一事初命鎮撫司而致有迴避再命堂上官而致有請官此必各官見其掣肘難行故有此舉陛下正當體察其迴避之故俯從其請官之舉務協輿論以求至公今則未蒙俞允各官震懼此臣等所未踰也若陛下止因九川等不體上心處夷過當亦可少霽天威從臣前議或與多官會同推問或與三法司一同問理仍欲人卷俱全對証明白衆口一詞事無虧枉覆奏之日臣等知陛下必斷之以至公施之以至平不至以士紳過於激切而重九川等之罪亦不至以九川有當得之罪而廢朝廷之法矣上詔其回護奏擾亦不從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席書疏曰近該鴻臚寺回回館通事胡士紳具奏九川邦僭致怨

回夷等情訪得往年主客司郎中相待所屬鴻臚寺通事禮貌頗優會同館主事與在館通事和同相處積習已非一日自去年三月陳九川到任不容平頭巾通事與官帶序班通事一起參見又不答拜還揖彼時胡士紳考選通事未及二年既無冠帶又未食糧嗔怪九川將他另作一起相待體面頗嚴以此積恨在心回人貢獻玉石等物九川等自謂進上之物辯驗精詳十分敬謹中間粗石黑玉甚不堪者揀退若干主事陳邦僈分管會同館事拘泥舊規嚴禁夷人出入致生嗟怨見得夷人大玉一塊值價萬兩邦僈過於小心具呈本部奏請明白然後許賣又見得本館通事不聽約束奏要聽其考察去留事不如意動輒用言詈罵以致各該平頭巾通事胡士紳等刻恨二臣深入骨髓通部官吏皆知回夷歸怨二臣之心不過三分通事人等致怨二臣却有七分因此去年回夷在奉天門跪進番本胡士紳等不肯阻攔意欲朝廷將二臣罷黜不遂今又假託夷人致怨之詞激怒朝廷必欲罷遣二臣方快此心自皇上寬宥各官之後臣

等日逐分付該司今後各要仰體聖心凡待夷人俱從寬處去年開市例
外容令買賣五日適遇雪下貨物變易不盡新年赴部告令再買賣二三
日起身亦不聞回夷再又致怨之言設有此言該管通事緣何不赴部堂
告稟今胡士紳所言譯寫番文字樣有無差錯臣等不得而知竊念中國
之於夷狄如天冠之於地履部省之於所屬堂階之分亦甚截然自去年
樂護以所屬欽天監官輕奏部省今年所屬鴻臚寺以一微末通事遂致
假夷人之怨排奏部官二臣固不足惜誠恐此後夷人效尤愈肆桀驁本
部不敢裁制所屬小吏蔑視部堂無以自立群官之上矣乞下鎮撫司行
拘天方國使臣虛心詳審今年正月以來陳九川等有無別生事端啓釁
招怨萬一情有可原乞將二臣量賜釋放使得更生勉圖後報上詔卿等
既居堂官陳九川等恣肆妄爲却不舉奏返行論救非大臣事君之道于
是費宏上疏自陳乞罷稱先於嘉靖三年七月內因往涿州迎接憲廟神
主將紵絲二疋銀二兩作羊酒並詩一首送與同年彼處致仕南京戶部

尙書鄧璋璋令姪監生鄧仲和將玉石一塊以爲作詩謝禮來京親送去
年九月內喚不知名碾玉匠看是漿水玉石做帶一條小帶一條鬧粧女
帶一條並不係九川送與乞辯明誣害以全名節上詔宏卿係輔臣盡誠
體國朕所倚任諒無請託交通之情所奏誣陷朕已知之宜卽出供職不
必深辯旣而刑部侍郎張璉學士桂萼共疏論宏實受九川侵盜玉石乃
認鄧璋所餽以飾其罪乞追玉坐免宏跡曰昨該詹事兼學士桂萼張璉
連名具本攻臣謂臣實受陳九川所盜貢玉而姑認爲鄧璋所送之玉以
爲脫罪之計又謂臣納市政使彭夔之賄票擬存留得以調用以此二事
詆臣爲誤國神姦亟宜罷黜蓋近日選取庶吉士例有教書官二員萼璉
皆有垂涎染指之意而萼以該院掌印自詭必與望之尤切及臣等題請
命官以屬溫仁和董圻而二人皆不得與憤恨不平乃遂假此二事上瀆
聖聰以爲報復之舉耳夫九川之玉與臣無干已荷優詔發落謂九川假
稱內廷有旨誣陷輔導重臣固不必與之辯矣若謂鄧璋送玉欲圖總制

則臣不容不辯者臣以嘉靖三年七月往迎獻皇帝神主因過璋家作詩贈璋十月送玉來謝書簡見存日月可証而總制之推在嘉靖肆年十月經隔一年璋豈能於一年之前預知總制有缺而遂萌此念乎况總制之推吏部會官臣不能專主况與璋竝推者又有尙書王憲吏部以璋嘗總制甘肅憲嘗爲兵部其才可用非以臣言用也至於彭夔之留用則亦有說蓋凡朝覲官員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黜退者則一槩黜退少有復留科道拾遺部院覆題請旨定奪者則舊例送下或去或留亦從內閣票擬前此往往皆然非臣等徇私而創此舉也夔居官雖不能大過乎人而循謹廉平則非惟臣知之臣同官石瑤賈詠亦知之吏部都察院亦知之其所以得謗者特因科場爭坐欲循舊規不肯列於巡按之傍御史謝汝儀怒之加以不謹實非其罪故吏部都察院考察之初不忍以不謹出夔而臣等於拾遺之疏擬夔調用者亦以其年方五十才尙可用也夫夔總之挾私而攻臣者屢矣不得爲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與修獻皇帝實錄則

攻臣不得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攻臣今不得與教書之舉則又攻臣二人者徒以臣爲內閣之首意謂凡事皆臣沮之而不知臣之舉措亦必謀諸寮友協於公議又必取自聖裁豈敢徇私而專主乎萼聰之器量亦甚小矣其爲謀亦甚淺矣萼親對臣言術士鄧隱仙判伊命狀有同鄉並閣之語蓋諷臣薦之入閣也其所以屢屢攻臣者蓋欲臣決於求退而代其位也臣多疾無才憂讒畏譏心欲求退久矣但以受命纂修皇考實錄欲候書完上進以成聖志乃敢乞歸庶無後責焉耳萼聰又謂臣居鄉併植禍及祖父之墳塋奪人凶殘解及第兄之支體尙不能保其家焉望有益於國臣之先墳被發從兄受禍者蓋以正德之初寧賊宸濠謀爲不軌請復護衛使人以重賄啖臣臣不敢受昌言以沮其謀宸濠憾臣計囑奸臣錢寧矯旨罷臣及臣既歸乃嗾臣鄉人集衆併力欲以害臣性命幸而天祐朴忠得以脫免復見用於聖明之世使臣苟圖濠賄與之同謀則當叛逆旣露之後且與陸完錢寧輩俱受大戮矣又豈有今日乎臣平日無他技

能惟此一事士大夫亦頗見許以爲能忘家爲國可謂之忠而萼璉乃反
詆斥以爲無益於國不知其論果出於衆論之公乎抑或出於一己之私
也近因恭和御製詩章忽有蟒衣玉帶之賜萼璉亦懷忌嫉形於奏訐則
二人主於誣陷不欲臣受陛下之寵任明矣臣心跡旣明卽當辭避權位
歸休田里豈能與小人爭勝上詔事已明白不准辭

按疏內所言雖不甚關於天方而事有所起則由天方也故備錄之且
以見當時大臣因夷人之小事而自相攻擊不顧中國之大體若此亦
一時可駭之事也

璉又疏曰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今宏擅專威福大肆
奸貪臣等言之皇上旣察之未決去之則仁矣明矣或武德有未盡者乎
本月經筵費宏不與皆言宏有不法事敗被東廠緝獲臣等隨究其實云
有樂工張仁者原與臧賢俱助宸濠爲逆而費宏與張仁實爲心腹宸濠
事敗臧賢抄沒時張仁巧計漏網旣乃爲費宏蚤緣起用因此專一在宏

門下過錢今東廠緝拿張仁已招過送費宏玉帶銀兩表裏等物又緝拿樂婦名李解愁者已招是宏長子懋賢包宿名高秋兒者已招是宏次子懋良包宿每二樂婦至費宏家其子每與自己衣帽穿着如男子出入又有相贈詩柬俱被東廠鞫出真情臣未知東廠敢盡以此情聞於我皇上否也公論明揚傳聞中外以爲神奸事敗今至於此當爲聖天子賀而太平有日矣當日午後忽又傳言費宏云朝廷今宣我到左順門教我安心明日便出來辦事不必辭本衆初不信次日果出朝叅衆方大駭以爲知奸不去不如不知之爲愈也且費宏主改番文侵受貢玉乃真情也臣等論之御史鄭洛書與臣等並劾之既而皇上優容兩無可否使臣等効忠無地至今有愧於心反有論臣等欲奪費宏之位者殊不知此乃費宏平日所爲臣等實所不爲者也正德六年大學士劉忠主會試考宏爲禮部尙書欲謀入閣將會錄榜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託人奏武宗皇帝說劉忠沒學問劉忠去位宏遂入閣事載大學士李東陽燕對錄中於今可證

正德九年大學士梁儲主會試考宏復將會試錄傍註某句好某句不好謀去梁儲以進已位賴武宗察知適宏又在武宗前嗤笑不恭密旨着錦衣衛察究將聲其罪而張仁密泄於宏武宗震怒將張仁發錦衣衛責打監禁限費宏五日內起程人皆知之後宏乃託言不與宸濠護衛以致休歸此真欺天罔人者也且宸濠生日宏曾作詩遣府學生員謝賢慶賀其家居時設心可知也夫以武宗皇帝特以剛武之資故奸邪隨發隨滅用能保全神器傳之皇上皇上聖明如此如費宏者可復久容乎御史鄭氣疏曰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以和衷爲尙自足以消夫黨比之私其立身也以節義爲防自足以作乎貪懦之氣是皆關乎治道之隆污士風之邪正而可以不慎哉臣近見通事胡士紳之訐奏陳九川等語雖止於部屬意實漫於宰執言若面謾侮大臣而不顧事近羅織傷國體而不借重外夷之方物輕中國之衣冠人皆曰彼何敢至此皆詹事張璫桂萼有以謀使之也又見大學士費宏論辯受玉之來歷情雖出於辯明迹若類乎掩飾

交際之厚未免啓請託之私取與之過終難逃賄賂之誚始焉追究之太急終則發落之無據人皆曰事何以中止皆大學士費宏有以周旋之也臣聞此初則疑焉今方信之觀璫萼之劾費宏曰禮部郎中陳九川侵盜貢王招稱與大學士費宏收受宏因造爲玉帶姑認受鄧璋之玉爲掩藏苟免之計係彼此懼罪之贓宜追出入官令其自陳罷黜以此徵之則君子辭受取予之大義聖賢進退出處之大節宏實昧焉况禮貌旣以衰薄退休宜尤勇決乃復恬然不以爲異其何以辭貪冒之譏乎費宏之劾璫萼曰專尙攻訐甘爲小人不得爲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與獻皇帝實錄則攻臣不得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攻臣不得與教書之舉則又攻臣以此觀之則是以城狐社鼠之依憑爲蹊田奪牛之深計璫萼實效焉况心跡旣多敗露公論實以昭彰乃復肆然自以爲得其何以逃奸黨之誅乎是知士紳之訐奏固爲璫萼之黨惡而費宏之貪暴實有以來夫璫萼之狂肆也况其間彼攻此曰或甘爲幕中引結之賓或甘爲門下狗盜之客此

攻彼曰鼓怒蛙之腹張狂獬之喙言詞皆涉於罵詈忿狠真同於市井臣
謂聖明雍睦之時乃有此奸惡貪鄙之輩伏望於費宏也令其自陳而放
歸田里以全大臣之體貌於聰蕓也發其黨惡而并諸四夷以懲群小人
之姦邪如此則體統以正朝廷以尊上詔大臣賢才進退朝廷自有公論
酌處不必泛言奏擾於是駱安等問得九川藏匿夷玉先已賣銀五十兩
今蒙追要會知費宏家玉石做帶又因先年求親不肯挾恨攀椿以圖抵
塞掩飾已贓其家人費興貴與九川面證費興貴等畏受刑責就依九川
妄招情由供認入已夷人失去玉石原稱不匾不圓畧斜一角比漿水玉
略高些約重九斤今宏玉曹春開報七斤自有不同叅照犯人陳九川欺
妄存心刻薄成性職掌四夷全無柔遠之仁指勒百端專肆搜求之虐尅
留進玉賣與行商展轉指攀詞多不一妄稱大玉外夷自要進呈甘作誑
言裏面欲行逐趕番本輒爲立案明旨恣意不行罔上行私莫此爲甚陳
邦儻專司夷館合順夷情却乃刁難貨物毒逞惡聲怨積遠人譏歸朝宁

驕矜輕跳傳笑遐荒沮遏來王致興伊訟張聽聽允察案央求苟順私情
敢於理刑衙門囑記公事張潮接受拜帖顯是徇情追究吏贓若有容縱
及與邵輔審譯番文失於奏請龔良臣馬良傳各不應承內分付譯字欠
明似有回護鮮鳴葉增李聰因話傳言誣不以實鮮鳴又不合捏詞奏辯
揆其各犯情雖不同罪俱難逭合將各犯并犯屬陳瑞通送刑部分別情
罪從重議擬奏請發落及照大學士費宏做帶玉石究有根由在官家人
費興貴費阿義應各釋放上詔陳九川侵盜貢玉欺君侮法發邊衛充軍
銀兩追入官陳邦僱不撫夷情刁難貨物着爲民張聽於理刑衙門輒行
囑託降邊方雜職張潮職掌刑名徇情回護降做總旗邵輔譯審番文失
於奏請還罰俸箇個月龔良臣等譯字欠明鮮鳴捏詞奏辯也各罰俸三
箇月葉增李聰各打二十并費興貴等都放了自後其國每貢適土魯
蕃侵占哈密數犯甘肅將各夷使人沿途羈住天方國貢使母滿速等先
因慶賀世宗登極而還被禁於莊浪衛又有後來貢使十六人與撒馬兒

罕夷人九十九人有司俱留京師兵部尙書王瓊疏謂各夷雖真僞難辯但彼以貢獻而來我既驗放入關若疑其詐冒則又無實跡可據合行在京在途官司催促前來與莊浪寄監者陸續驗放出關遣歸本土其原帶財物聽其領回不許官司侵尅重失遠夷之心從之 七年各夷行至平涼府東關時以土魯蕃常叛入寇詔不許通貢天方國及各夷俱謂歸路必經土魯蕃今絕其朝貢則我輩假道彼必肆掠焉能前往王瓊上聞請許土魯蕃照例入貢以興復哈密且使各國通行則邊釁可息上從其議迄今使人時至不絕云其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居民安業男女穿白長衫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髮盤頭風俗好善酋長無科擾於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安和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與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餘無所施以馬乳拌飯食之故人肥美其寺分爲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每至

日落聚爲夜市蓋日中熱故也貨用金銀段正色絹青白花磁器鐵鼎鐵
鈿之屬其地產金珀寶石眞珠獅子駱駝祖刺法豹兜馬有八尺高者名
爲天馬

西戎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地處在漢燉煌郡北大磧之外漢時屬州一千五百餘里
西北諸胡要路漢明帝始取其地屯田置平水縣郡縣後漢書西域傳伊吾
後又爲胡戎所據唐貞觀初內附置西伊州五代時號回鶻國小月氏遺
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元有忽爾天
里者封威武王已而改封蕭王平弟安克赫木兒嗣本朝永樂二年安克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二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全校正

西戎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漢燉煌郡北大磧之外去今肅州一千五百里爲西北諸胡要路漢明帝始取其地屯田宿平未爲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爲胡戎所據唐貞觀初內附置西伊州五代時號胡廬磧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本朝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遣使來朝且貢馬因封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王尋爲鬼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幼

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其國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至彼譯表以上管轄三種夷人一種回回一種畏兀兒一種哈刺灰俱生達各授頭目爲都督等官輔守疆土與赤斤罕東一衛共作中國藩籬

按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於湟西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長陵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蕃各千百里北至瓦刺數百里

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綺幣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脫脫上勅諸酋復立脫脫爲王 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 九年脫脫卒勅都指揮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

賜印誥玉帶守哈密後卒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賜誥印

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奉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河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俗習各異產馬駝玉石鑛鐵大尾羊陰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鹽鹵宜橙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錢乃已洪熙元年貢硫黃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則制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宣德元年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後上命行人蕭鑾往諭諸番至哈密群夷多餽方物鑾厲聲叱曰天子仁聖惟恐六合之外一物不得其所故遣使宣諭汝等豈爲受賂來耶群夷聞之遂不敢有所獻皆遣使修職貢正統甲戌哈密入貢方物其還也照例上命行人邊永送至甘肅凡百供應具給且嚴其約束使無得侵擾哈密使臣言於甘肅守將曰我輩見館伴使凡十三次未有如邊公者成化

初字羅帖木兒被頭目者林謀害無嗣王母主衛事因思曲先衛安定王子孫係是至親具本差官撫取未來

或云宣德間免力帖木兒卒命其姪卜答失理嗣封忠順王 三年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理尙幼遣使立故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然免力帖木兒既有一子何又先立其幼姪也此說恐未是

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裏 天順四年貢賜紙金箔薑桂茶礬

成化元年禮部尙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虜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虜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蕃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弩温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

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三年以忠順王外孫爲都督賜銅印金幣

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駝加賞 九年被土魯蕃酋鎖擅阿力後止稱番

會以虜王母及金印以去國人離散王母外甥畏兀兒都督罕慎率衆逃

居苦峪肅州國人奸狡者潛降土魯蕃窺侯塞下甘州守臣以聞哈密亦

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

古罕東曲先安定若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蕃所脇則我邊之藩籬盡撤

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

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

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擅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

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

舉高陽伯李文知夷情宜委以使事及勅李文及右通政劉文等往撫處

之比至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關不敢進無功而還 十八年

甘肅守臣乘阿力死其弟阿黑麻新立遣罕慎領番兵復取哈密奏封忠

順王罕慎嗜酒貪殘國人怨恨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罕慎要素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慎言瓦剌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捨弟阿力阿古多元王與阿沙赤讐殺西走據哈密瓦剌尋退去
弘治元年哈密奸回見罕慎非貴族阿黑麻係同類密相構引假以求親誘殺罕慎罕慎弟奄克索剌後止稱奄克襲授都督管領殘衆番酋求和以主哈密番酋阿黑麻也詔不從其請但許入貢且降璽書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往賞賜之諭令歸金印城池時王母已故四年番酋遂以金印城池歸乃升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文升以爲哈密一城三種夷人雜處種類不貴彼此頡頑北山則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無厭稍不如意輒肆侵陵最爲難守者必須求元之遺孽襲封然後可攝服諸番興復哈密耳是冬起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總督三邊經畧哈密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以黃緣復左都御史致

仕至是乃起用之

曲先安定王千奔姪陝巴者忠順王的派也至是已取來京乃命之襲封為

王送至哈密仍令本衛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後止稱虎仙及失拜煙答哈刺灰人後止

稱哈答等同奄克孛刺畏兀兒人後共輔陝巴及有奸回火辛哈即乃虎仙妻父也

後止稱哈即亦共理事越以奄克罕慎弟也與陝巴不協乃取罕慎女妻陝巴

結好奄克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然奄克與煙答同

類為黨哈即與虎仙同類為黨各分彼此致國難守 五年諸番索陝巴

犒賜不得哈密都指揮阿木即挑釁擅剋土魯蕃入貢賞物又與鄰胡也

克力掠其牲畜未幾土魯蕃報怨入哈密城殺阿木即復虜陝巴及金印

去令頭目牙木蘭占據哈密 六年朝廷命兵部尚書張海都督僉事緜

謙往經畧之遂拘土魯蕃貢使四十餘人安置南邊而閉嘉峪關絕諸城

西番之貢使土魯蕃結怨眾夷以孤其勢 七年海謙歸奏上怒其不進

圖本又無功而還皆下獄土魯蕃益驕肆聲言欲攻肅州城馬文升欲遣

兵襲殺牙木蘭聞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熟諳夷情詢策於翥
得罕東至哈密捷徑議令甘州守臣調罕東番落兵三千爲前鋒以鎮兵
三千爲後援遣一副將將之賫數日熟糧取道南山馳至罕東乘夜兼程
而進出其不意賊將可得而擒都御史許進貪功不委副將將之如兵部
成算親率鎮兵至肅州屯於嘉峪關外候罕東不至然後屬兵副將從常
道往襲比至賊將牙木蘭豫知已遁去僅得空城斬首踰四十得陝巴妻
女而還然亦威振西土且絕貢乏用番酋乃將印及其王送於甘州都御
史周季麟等奏遣番兵送回哈密 十八年哈密屬夷阿孛刺等怨陝巴
措剋陰誘番酋之次子真帖木兒阿黑麻子來哈密陝巴棄城帶印奔沙州鎮
巡官奏遣指揮董傑同奄克至哈密往諭不從遂將阿孛刺等陸人擒殺
之餘黨懼復將陝巴送回 正德元年陝巴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爲忠
順王以後稱王者皆此人也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虎仙先因送真帖木兒回番乃
與番潛謀誘其王云番主怪爾行事不公且來殺爾可先投免禍忠順王

懼乃欲往投順奄克不從王恃刀殺之奄克逃至甘州告其情哈即乘機

同誘王往歸土魯蕃當被狗留哈即先回國番酋

時阿黑麻已死今其子速滿兒嗣位後止稱番

會隨令頭目火者他只丁

後止稱他只丁

同虎仙滿刺哈三領兵占據哈密鎮巡

官遣撫夷千戶馬馴前往探聽虎仙乃曰城池金印在他人之手我豈敢言奉誰爲王及稱土魯蕃要犯甘肅夷人撞八十久住哈密備知虎仙通

番謀害之情虎仙又請將哈密印信與他只丁掌管我同坐此城 九年

番酋移書甘州守臣索段正一萬贖哈密城印且欲速遣前諸貢使還本

國否者兵入寇且先殺掠國初內附諸番落以示強總制鄧璋以聞命起

致仕兵部尙書彭澤往經畧澤請勅一道諭番酋還城印一道諭奄克回

共虎仙守國給事中王江都御史張麟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

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

調集兵馬土魯蕃復以書來急欲段正澤謂番酋可以利略遣通事火信

馬馴賫段正二千同虎仙往賜番酋贖取城印火信等猶未至番境澤奏

西夷事寧乞致仕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上言土魯蕃之酋長尙爾驕慢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虜人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雖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又言忠順王爲賊臣虎仙等所因以計逼走造爲厲階荼毒國人謀叛君父時陸完在兵部寢其奏旣而澤又奏稱番酋畏威悔禍獻還城印遂取澤回京火信等至番賜幣番酋嫌其賞薄虎仙仍許增一千五百疋

或云番酋有妹欲與忠順王爲妻虎仙聞之乃浼他只丁轉言忠順王不知親信伊妹可與我爲婚番酋不允發怒欲殺虎仙虎仙懼許送段子一千疋謝他只丁五百疋得釋

後番酋復占哈密索虎仙前許段疋虎仙先與百疋其餘待甘州收拾送來十年正月虎仙陰聽番酋同他只丁馬黑木來肅州近邊搶掠王子庄苦峪赤斤等處四月朝議差馬馴同奄克虎仙賚送勅書並賞賜至番撫取城印奄克懼番酋讐殺行至大草灘托疾存住番酋受賜先將城池

交與滿刺哈三掌管將金印交與馬訓等及差馬黑木帶領夷人哈丹等將帶方物寶石馬匹謝恩進貢又遣虎都寫亦監押虎仙取討前許段正探聽消息虎仙推稱伴送公使避住甘州六月番酋又占哈密城 十一年四月牙木蘭謀劫甘州令夷人斬巴思等以書約阿刺思罕待番兵至時即與甘州關廂寄住回子放火開城斬巴思等藏番書入關被獲兵備陳九疇遂搜得虎仙日前謀造鐵盜四頂甲二副銅鐵砲七箇大刀四把其子米兒馬黑麻藏在酒主張子義家井內後番入寇至嘉峪關射死叅將芮寧甘州大亂九疇遂殺斬巴思等八人番酋尋又求和且差頭目虎刺力帶領從人前來投遞番書歸罪虎仙尋遂西去九疇乃以捷奏詳見土魯蕃傳上詔科道官往勘擬虎仙謀叛律虎仙約賄倖臣錢寧捏詞具奏法司會問改擬奏事不實罪虎仙與馬黑木姪婿米兒馬黑麻二人同名遂交結於寧俱送會同館安歇虎仙等巧爲蠱惑誘引上常幸會同館 十三年虎仙子與姪婿以前所犯下甘肅鎮巡獄虎仙乃謀密遣添歌兒番令

來乞和否則挑戰事發都御史鄧璋奏遣刑部陳郎中錦衣彭千戶往會
勘馬黑木又與錢寧捏請帶同官校往肅州選取婦女幾致激變地方虎
仙與姪婿黃緣俱賜從朱姓傳陞錦衣指揮隨駕南征 十五年陳郎中
等擬添歌兒等坐絞馬黑麻等坐徒馬黑木從陝西徑往南京見上亦
留隨從與虎仙等生事害人十二月聖駕到京虎仙等仍住會同館 十
六年四月太監秦文傳奉嘉靖登極聖旨哈密及土魯蕃等處原差來進貢夷
人該放回的照依該部原擬賞例給與賞賜差人伴送回還其餘的着在
會同館安歇該管官員嚴謹關防不許縱容出入上又詔虎仙交通土魯
蕃興兵構亂攪擾地方以致哈密累世受害罪惡深重曾經科道鎮巡官
勘問明白既而黃緣脫免錦衣衛還挈送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於是
法司復題查得虎仙止有一妻一妾與子馬黑麻住甘州又一妾住哈密
參照虎仙本以西域狡夷濫膺朝廷品爵不思匡輔哈密爲國藩籬却乃
潛通土番犯我疆圉妄許段正致芮寧之喪師謀爲夷王逼忠順以失國

攪擾地方爲患多年交結權姦曠誅二載所據本犯罪惡深重議擬前罪緣坐其家口籍沒其財產於法允宜本犯未到男米兒馬黑麻藏兵甲於井中思乘時而搆亂遣家僮於徼外欲藉寇以復讐婿馬黑木誘令番酋奪占哈密城池率同他只丁搶掠近邊人畜所據各犯俱與虎仙罪犯相同亦當議擬謀叛之律其姪婿馬黑麻交結權臣傳陞近侍蠱惑先帝瀆亂天宗相應議擬奸黨罪名上從之虎仙尋斃於獄嘉靖三年馬黑麻繫行都司斷事獄中又於柴內藏刀送入斜同在監重犯陳淮等一十三人反獄持刀殺出將甘州右衛鎮撫監門打開刼出在監姦細夷犯虎兒班等越城而逃陳九疇并副使姚文淵遣人捕獲擬死未奉決單巡按御史盧問之恐其留爲後患遂行處決

盧問之後被奏擅殺調外任用

番酋以復讐爲名聚衆

三萬深入甘州屠戮甚慘廷議絕之閉關三年乃復求通貢以願歸哈密城池金印爲說而牙木蘭復與番酋相忤乃擁衆來降時因災異求直言錦衣衛帶俸百戶王邦奇疏曰我祖宗聖武英謀明見萬里謂哈密地方

境接番夷爲四面曾虜襟喉之地故立密哈國土以爲我中國腹心之寄一聞番夷有警有哈密必能預知令其傳報故中國有備而夷狄莫能爲殃是以節年貢賜不絕兩國和好生民獲安又設潼關之禁不令興販以彰我國家賞賚之重而固夷北面之心其爲邊備慮至深切遠矣百餘年來久安常治豈非職此逮自成化十年高陽縣伯李文曾征哈密行至瓜州而還亦未成功勞師傷財不可勝紀弘治五年土魯蕃奪據哈密總兵官劉寧往征克捷保障之功照耀古今其後撫鎮等官處置乖方行事過當因而人心背向不同兼以廷臣謀議矛盾不一輒以省費勞師爲言至誤大計弘治十二年該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等處置夷情請復國土以繼封爵誠爲有見時兵部尙書馬文昇亦常以此地方之備爲慮今伏望勅兵部從公計議訪選謀勇將官審求復興哈密安靖甘肅奇策長治以爲生民保障之計再乞勅兵部移文甘肅行鎮巡等衙門并行都司知會除忠順王并牙即逃去年久若再強求尋取復立恐其又啓釁端密令

差委親信能幹人員令其密切體訪忠順王的派子孫星馳保勘前來以繼封爵以嚴邊備如此庶皇上免西顧之憂而蒼生享太平之福矣

詳具土魯

蕃傳

刑部尙書胡世寧疏曰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古今徼外四夷無

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魯台爲和寧王馬哈木爲順寧王西封脫

脫爲忠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二百餘處皆以撫綏戎落藩屏

中國至於南討黎季犛復古中國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尤爲偉績宣宗

以來黎賊復據交趾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爲馬哈木所併其東

北各衛所亦皆兼併不常存亡莫考先朝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

外夷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永固基業尤得古聖王推亡固存之道也乃惟

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其主國王母以來三被土魯蕃殺

擄占奪城池廷臣無敢直言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強求其親

黨曰罕慎曰陝巴而立之旋被占奪今其民回回一種久附土魯蕃謀傾

本國哈刺灰畏兀兒生達二種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拜牙

即自願投附土魯蕃反欲導彼入寇矣正德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經
畧仍請勅一道齎諭番酋欲其獻還哈密城印將送回其王矣拜牙即自
願歸彼雖令復守本城亦其臣屬也於我何益又勅一道令奄克回還哈
密與虎仙同守城池夫虎仙占據哈密而奄克避難來歸今使之還是驅
入虎仙口也一時臣失處如此彭澤素懷忠勇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
執奏苟且行事不終而還責以大臣體國之義不爲無罪也使今土魯蕃
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數
萬到彼爲王誰與之守蓋不過一二年復爲所奪益彼富強辱我皇命且
使再得金印城池以爲後日指勒求贖之計耳於我中國何益也臣愚欲
乞聖明特與輔臣熟議今後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寧交趾捨置不問霍
韜疏曰切照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
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制其逆順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置
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蕃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歷年經

月未見底定是以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使獻還城池須令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給中國惟通貢可交易貨物若絕不通貢則彼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而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入寇擾我甘肅邊臣欲與求成故昨復有通貢之請奉旨若土魯蕃有悔罪真正番文還哈密城池人口即許通貢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此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聞土魯蕃求貢尙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詞則土魯蕃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貢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矣此其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蕃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而邊患遂熾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蕃腹心也擁帳三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

在土魯蕃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遠來欵塞而土魯蕃不知者安知彼非詐降以餌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故彼不歸我哈密也則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難遣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蕃擁兵扣關稱取叛人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矣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蕃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尙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甘肅難守而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遂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聖明在上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

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中國大患無窮矣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自秦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上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欲舉板圖十郡之地棄而不顧所謂若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弛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於土魯蕃矣今雖收復還之將恐無之與守勞中國以事外夷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教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蕃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而我之邊患日深矣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故遂立之彼借虛名而我享實利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中求其

雄傑足以守城池護金印戢諸夷修貢賦力能自立者即可因而立之固不必求胡元之孽而立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蕃酋要我封爵求王哈密矣然則此時何不因遂立之乃求胡元遺孽而立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蕃酋志吞哈密并爲一國則將遂霸西戎而連北狄此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者拆爲兩國而控制之可也今宜速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密蕃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蕃之故也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蕃者卽封爲忠順王授以金印以主西戎及諭牙木蘭曰爾舊土魯蕃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矣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卽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輯哈密卽授爾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屏衛則主哈密者雖前元之裔亦不失爲中國之體矣權以通變宜以趨時是固邊將之任關外之責朝廷勿預知焉而假以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連歲凶荒軍士枵腹救死不

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以招遊民自墾邊地以藝菽粟自築墩臺以立城堡歲時無饑天順成化年後遂變其法凡商人種鹽悉輸銀於戶部邊賈耕稼積粟於無用遂散業而歸鄉土墩臺遂日頽壞城堡遂日崩拆遊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方困敝千里沃壤莽然秦墟稻米一石直銀五兩此皆鹽法更變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太宗之鹽法矣今宜勅問兵部曰土魯蕃叩關求貢有何可驗印信悔罪番文牙木蘭來降真僞並哈密城池有何料理收復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曰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爲目下賑救之方若何而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畫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區區裔夷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聖明轉側西顧之憂也時提督三邊尙書王瓊力主興復哈密且請撫馭散亡屬番以安邊境行令陝西兵徭趙載遊擊將軍彭濬同撫夷官

指揮劉雲等查得哈密衛離肅州一千五百餘里忠順王名速壇拜牙即

正德八年

投順土魯蕃至今無人承襲本衛都指揮四員一員奄克掌印

正德八年

投肅州東關寄住奄克故其長子襲亦故弟亂告孛刺襲見存一員虎仙

正德十年六年

死于刑部獄中長男馬黑麻

嘉靖二年

甘州處決無嗣一員滿刺哈三

故絕一員失拜煙答死于肅州其妻見住甘州北關長男馬黑麻

嘉靖三年

西

安府處決次男馬黑木見在哈密未襲所管畏兀兒一種已襲職普覺淨

修國師一員都指揮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所鎮撫共七員各驗有

授職勅書未襲職正千戶一員原授職勅書被賊搶去都指揮指揮使千

百戶鎮撫九員僧綱司都司二員各授職勅書收貯前項哈密衛所管畏

兀兒一種部下男婦共三百七十名口又有哈刺灰一種已襲職指揮同

知一員驗有授職勅書未襲職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千戶鎮撫共十三員

各原授職勅書收貯前項哈密衛所管哈刺灰一種部下男婦共五百一

十名口及審據各夷供稱見在哈密衛未襲鎮撫等官二十四員職名未

能盡記請令聽其承襲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哈密等衛屬夷未曾襲職者查驗先年受職勅諭如果真正及的親相應承襲子孫別無違碍責令本族夷人自相保勘取具承襲的名具由奏繳換給誥勅准令襲職且免其起送赴京新勅賚給收領就將舊勅照例拘收到官兩相交付差官進繳通候年終會官燒毀至於米兒馬黑木兒原以叛逆受罪其身家見附土魯蕃服屬合無待候哈密興復而彼仍屬本國然後聽襲亦未為晚上從之自王瓊撫處之後哈密稍稍自立朝貢時至迄今不絕其俗性獷悍回回韃韃畏兀兒雜處故衣服異制飲食異宜其山川曰天山在哈密城北一名雪山匈奴過之曰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曰畏吾兒河沿河沙柳翳鬱其產馬橐駝玉必下馬拜石鑛鐵有礪石謂之鐵鑛糶米豌豆麥大尾羊羊尾大者重三斤小者一子胡桐律陰牙角香棗其貢馬駝玉速來蠻石青金石把咱石鐵器諸禽皮等物其朝貢每三年一期八月初旬驗則入其入多不過三百人其入關至京起送三十人成化元年其域南至沙州西抵交州北連瓦剌東南肅

州

許論兵部尚書甘肅邊論畧曰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

右臂者蓋自蘭州為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今紅城子莊浪鎮羗古浪

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今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

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今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

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故沙瓜二州地緣赤斤苦峪以至哈密

等界則皆漢燉煌郡也與前四郡皆隸甘肅鎮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取河西定

以嘉峪關為界而棄燉煌焉東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今為西寧衛

在古曰湟中中自涼州折而北二百餘里今為鎮番衛在古曰姑臧此

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綫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

戎北拒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為難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

甘州等五衛於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

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

國將兵討羗充國奏曰願留步兵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

聯不絕使兵戍飭鬪具謹烽火通勢並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

守甘肅之臣推以充國爲法
斯得矣壘木樵即高樓也

况茲凋弊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

爲且哈密甘肅之藩籬諸番之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蕃興復建議
至勤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
累敗之餘喪亡畧盡今縱復國彼豈能固守此一難也興復哈密曉諭
土魯蕃不從必煩討而後可試言今日鎮兵可復能爲深入之事乎虛
喝謾恐難以震動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
能矣立之何益是故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哈密者昔爲要區而今
爲散地當緩一也哈密其君身事仇國轉徙之衆亦已長子孫是彼無
共天之義而忘之反遺我同舟之急而求濟此何爲乎當緩二也累朝
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番賊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不
可一日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
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
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吾閉關絕貢可以制諸

夷之命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魯蕃安定等衛破於亦不刺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逃自漢北蟠據青海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者南羌特坐守之夷耳惟土魯蕃近歲兩犯甘肅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西寧海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令其西制土魯蕃北控瓦刺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生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邊併吞熟番而散處河岷何如耶矧以虛糜而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其得失利害不言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何者二千里內計丁僅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胥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

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張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凡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要地也不令屬莊浪叅將而別爲一鎮設官易贖之議良是然國初建寺立僧以夷治夷之法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來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者多若給符限年勤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